

關於她的二三事

文·侯文詠
圖·林維聰



碧華長得不是頂美，身體稍嫌單薄，高度倒是還好。

考上大學那年暑假，刻意配了副隱形眼鏡，圓圓亮亮的眼睛就顯出來了。到了快開學，還沒有長得夠長的頭髮也燙了起來，青青澀澀地掛著，身體仍然沒有養胖。左鄰右舍走過去說：「何太太，妳們家碧華愈來愈漂亮，都快要可以嫁人了。」何太太笑著也不說什麼，星期天興緻好帶著女兒老往市場跑，店裏掛著或是攤上拍賣的一件一件買回家。老么說：「姊衣服已經那麼多了，還嫌不夠。」何太太說：「男孩子管那麼多做什麼，你考上大學，我一樣買給你。」

整個暑假碧華待在家裏閒得發慌，成天對鏡子把頭髮梳來梳去。梳成了個樣子，到處去找人評置。她弟弟笑著說：「哎喲，噁心極了。」何爸爸倒是手插胸前，真的欣賞起來，一會才說：「嗯，這樣倒是有些像妳媽媽年輕的模樣。」碧華笑鬧地吵著爸爸：「媽媽年輕時候是不是很漂亮？」說完自己連答案都想好了。不想半天沒有回答，隔了好久才聽到何爸爸持重地說：「是呀，每個女人都有那麼一段，特別漂亮。」

坐在迎新會場的角落，除了宿舍學姊黃玲外，笑鬧成堆的人群碧華都不認識。正又窘又氣時，黃玲過來匆忙拉著她要走，說道：「快點，妳那個大二直屬學長，今天非敲他一筆。」他們撥開人群走過去，黃玲還喃喃唸著：「這次總算讓我逮到了。每次領一大筆獎學金，說要請客，人不是忙著家教，就躲在圖書館K書。」

他們在販賣機旁找到他。黃玲興奮地說：「快來看妳直屬的學妹漂不漂亮？」他剛好買了飲料，一口冰水沒有喝完，含著冰塊猛點頭。碧華並沒有注意他，印象記得戴著黑框眼鏡。鏡片厚得一圈一圈。他消化掉口中的冰塊，才慢條斯理地說：「我叫沈宗霖。」說完笑起來，表情介乎謙虛與抱歉之間，又帶著些神經質。碧華也微笑對他點頭。看過兩三個學生會表演的節目，黃玲不耐煩說：「每年迎新都是這些老套，無聊死了。沈宗霖請我們去看電影。」

看完電影三個人從戲院出來，下著毛毛雨。黃玲和碧華一起撐傘，沈宗霖走在旁邊淋雨，一句話也沒有說。黃玲興緻地附著碧華耳朵說：「別看人呆呆的，K起書都是前幾名的呢。」沈宗霖看兩個女孩有說有笑，楞楞地問：「什麼有趣的事？」他莫名其妙的表情讓碧華和黃玲看得笑起來，半天，黃玲才正色說道：「今天的電影不算數，難看死了，你還要補請

我們。」

後來沈宗霖真的補請一次，他告訴碧華：「本來約好的，黃玲有事不能去，妳去不去？」她高中唸女校，上大學以前幾乎沒有單獨接觸男孩子的經驗。沈宗霖這麼說，倒是猶豫起來。宿舍的室友小惠說：「免費的電影，不看白不看。」碧華這才下了決心。

看完電影，戲院的電燈全亮，沈宗霖站起來要走，覺得碧華還坐在椅子上，回頭猛然看她流了滿面淚，楞住了。碧華從化妝室出來，整個人靠在走道牆壁上，哭得厲害，走過去的觀眾都好奇望著他們。沈宗霖一時內心一陣慌亂，沒頭沒腦地說：「妳不要哭，不然別人以為學長欺負妳。」說完連自己都嚇一跳，怎麼說得這麼不得體。碧華忍著哽咽說道：「學長對不起，我看得很難過，你先走好了。」他忙解釋：「我不是那個意思。」說完把手背在後頭，像做錯事的孩子。走出戲院兩個人都沒有說話，路上行人熙熙攘攘，他們在人群縫裏閃來閃去，遠遠看像不相干的人。

碧華十九歲生日在寢室浩盪慶祝了一番。

沈宗霖寄給她一張卡片寫著：「送給善感的碧華。」一進門就看到擺在書桌上的花瓶，熱鬧地插著玫瑰花，算了算共十九朵，觸目驚心。碧華的同學說：「送玫瑰花呀，別有用心喔。」碧華說：「自己的學長愛護學妹。」小惠笑著說：「我就沒那種學長。」

後來碧華晚上常帶著書本到圖書館去了。每次她看沈宗霖也在圖書館，戴著隨身聽耳機埋頭在書堆裏，沒命看著書，眼睛彷彿貼到書

本上去了。碧華見他戴著耳機，過去拿來也要聽，一聽都是美軍電台的節目，她好奇地問：「你喜歡西洋音樂？」沈宗霖說：「只想聽主持人說話，音樂倒是不喜歡。沒辦法，以後要考托福、GRE，英文聽力得耐性子練習。」新聞報導時哇啦哇啦一堆英語，碧華趕緊把耳機還他。半晌碧華問：「有什麼消息？」他說：「中東在打戰。」碧華無趣地說：「那裏不曉得為什麼，一天到晚打戰，我最沒興趣了。」

圖書館十點鐘關門，他們一起去吃宵夜。碧華記得一次不知怎地提到沈宗霖的父親，見沈宗霖正色地說：「我父親過世了。」後來她弄清楚沈宗霖的身世，他說：「父親過世後，我媽說什麼也不肯接受伯叔他們的接濟。後來開翻分了家，我媽賭氣幫人家洗衣服讓我唸書。她常說我肯唸書，將來有出息，她做牛做馬也是願意。」碧華聽得佩服，以後他領獎學金黃玲她們起哄要敲詐，碧華倒是收斂起來。

慢慢相熟，吃完宵夜沈宗霖送碧華回宿舍。有一次，停在宿舍門口，沈宗霖對碧華說：「我喜歡和妳在一起，覺得很快樂。」說完定定看著碧華。那時剛好下起雨，碧華被他看得不自在，轉過身忙說要回寢室拿傘。沈宗霖推說不用，淋著雨邊跑邊跳回去了。進到屋子，小惠迎面說：「雨中散步，別有情趣。」碧華沒有理她，隨手打開收音機，播著輕音樂。小惠又迎上來，裝腔作勢唸著情詩：「等妳，在雨中，在落虹初起的雨中——」碧華生氣地說：「小惠，不要這樣，我的心情不好。」小惠被嚇得安靜下來，現在只剩著情調音樂，在夜

裏委婉地流動。窗外落著雨，雨聲也可以聽到。

考完期中考的下午，對窗男生宿舍無法無天地播著那首歌，「青春，青春在燃燒……」歌詞在重覆的旋律裏嘶喊，還不覺得動感，已經滿腦昏沉了。小惠探頭去喊：「對面的，拜託，有水準一點好不好？」回過頭說：「那些討厭的男生。」碧華一邊梳頭，對照上午考試答案，她說：「我不太舒服。」小惠才要問怎麼了，看見碧華臉色蒼白，直冒冷汗，已經癱軟下去。

碧華在醫院醒來，睜開眼睛斜斜看到小惠正望著她。一會兒，沈宗霖也抱著一大束鮮紅玫瑰來了。碧華問：「我怎麼了？」小惠故意譏誚地說：「讓自己學長帶壞了，讀書弄成這樣。」沈宗霖一副無辜臉色忙說：「不是我，大夫說是一種特別的貧血。」碧華沒聽仔細，迷糊地說：「拜託不要通知我爸媽，他們會擔心。」說完昏昏沉沉睡過去了。

到了夜裏，碧華夢見自己從秋千上無止盡往下墜落，嚇了一身冷汗醒來。黑暗中，她想起這些日子和南部的爸媽，一時覺得孤獨無依，難過得蒙著棉被嘩啦啦哭起來。不知哭了多久，有人輕輕地搖她。她抬起頭見到沈宗霖那副特厚的眼鏡，他關切地問：「妳怎麼了？」

以後沈宗霖天天都來看顧她，甚至延了家教，自己帶書本和登山用的睡袋過來。夜裏值班醫師問：「你是她的家人。」沈宗霖就直接了當答：「對。」他蜷伏在睡袋裏半睡半醒地守著，沒有曖昧的感覺。

隔天，碧華的氣色慢慢好起來。清晨醒

來，沈宗霖已經換了新的玫瑰花。外頭整片藍空，均勻地框在窗戶的方格裏。碧華拿起梳子梳頭，半天找不到鏡子，對沈宗霖說：「我一定變得好醜，你幫我梳頭？」她端莊地坐在床頭，側斜陽光伸進來，停在病床前面。沈宗霖溫柔地梳著頭髮，說道：「生活除了母親，就是讀書，我自己都快麻木了，真希望每天都像現在與妳一起這麼寧靜、美好。」碧華裝成沒聽到的樣子說：「你說我是不是變得好醜？」

——

隔週，碧華完全康復了。下午碧華洗完頭髮，一走進寢室聽小惠不知不覺地哼著：「青春，青春在燃燒——」碧華笑著說：「還說那些死男生呢，青春真是無所不入，小惠妳自己都感染了。」小惠自己想得好笑，一會她說：「這次還好有沈宗霖，他看起來笨笨的，但是人挺不錯。」

碧華把頭探到窗口，鬼鬼祟祟地看著，半響告訴小惠：「你來看那個人，從下課開始一直跟著我，昨天也是這樣。」小惠探頭去看。那個人不高，穿著運動夾克，手插口袋閒散地邊著。小惠轉身說：「有這麼神奇的事？」

隔天上完現代史，小惠抱怨說：「我真希望中國少打一些敗戰，這樣我也不用記那麼多年代、條約。」走出教室，碧華抓著她的手說：「妳看那個人又來了，在椰子樹那邊。」小惠看了一眼，說道：「好可怕，我們走快一點。」她們加快腳步，回頭看那人並不積極。

以後幾天，碧華幾乎是一下課，就會看到那男孩。他遠遠地跟著，並不走上來，有時碧華轉身看他，他就停住了，對著碧華微笑。他把碧華作息弄得這麼清楚實在叫人訝異。隔了一週，碧華本能地覺得男孩並沒有惡意。她的心情漸漸變成一種懸疑，他要什麼啊？碧華想著。

台北綿密下著雨，碧華撐傘從械樹林走過去，他就手插口袋在後面跟著。那天雨實在太大了，看他淋得濕成一片，碧華好心走過去對他說：「你要不要遮一遮？」他把頭髮扭成一把，擰出水來，狼狽地告訴碧華：「我帶妳去拍照好不好？我的同學和我打賭，他們不相信。」碧華睜大眼睛問他：「原來你一直跟在我後面，只爲了和別人打賭？」他接過傘幫碧華撐著，走了一段路說道：「也不盡然。」

現在碧華圖書館去得少了。她仍然可以在圖書館看見沈宗霖。她並不喜歡那種氣氛，看見沈宗霖總像掉進了莫名的深淵裏，讓她驚慌得緊。尤其出院以後，沈宗霖約碧華約得多了，簡直像要抓住什麼一樣。碧華有時仍和他出去，可是總是推辭居多。

這晚上碧華從走廊盡頭飲水機盛了一杯開水，有人對她說：「何碧華，妳學長在傳達室有事找妳。」碧華緊張地回到寢室，抓住小惠說：「拜託，妳下去應付沈宗霖，就說我不在。」小惠被推著，沒好氣地說：「找我都沒好事，請看電影我才肯。」碧華趕忙點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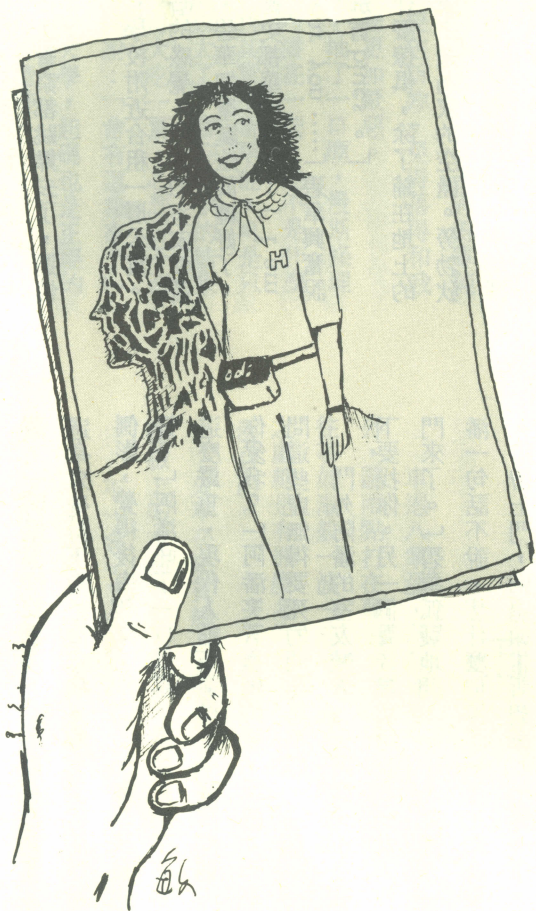
半天小惠回來，神秘兮兮坐在書桌前。碧華過去纏她，才笑著拿出兩張入場券，說道：

「要請妳看舞蹈表演呢。」碧華一看是二張舞蹈表演券，又開始煩惱起來。她把一杯開水喝完，又去盛了一杯，整個人在室內走來走去。

碧華並沒有去看舞蹈表演，過兩天，她把沈宗霖約出來。吃完了冰，在路上走著，碧華笑著告訴沈宗霖：「這年來，真是感謝學長對我的照顧。」沈宗霖笑說：「照顧學妹是理所當然的。」碧華接著說：「學長對我這麼關心，別人不明白說學長另有企圖，實在叫人生氣。」說完沈宗霖沒有接腔，兩個人各自想著心事，只有汽車喇叭聲從路上畫過去。

三

阿潘，後來碧華就這麼叫他了。他把拍好的照片放大送給碧華。相片裏碧華白晰地站著



，嘴角淺淺掛著笑，風把她的頭髮撐開，眼神裏都是那樣無所謂的曖昧與頑皮。還有一些市集、風化的岩石和海平面的背景。小惠看照片奮奮地說：「哇——，碧華這一病，整個人都漂亮起來。」

碧華記得那天他們從海邊回來坐在公車上，阿潘探頭出去對騎著飛車的同學打招呼。他的同學三個人擠著一輛摩托車，與公車並駛，沿途不斷對他們大呼小叫。阿潘告訴碧華：「沒有看過有人像他們，打賭輸了還那麼高興。」碧華看他說得一本正經，差點笑出來。

秋天初臨這裏，陽光特別明亮，照在人身，清楚地勾繪出亮麗的輪廓。氣候並不冷，還剩著夏天沈澱下來的熱氣。碧華覺得自己真是年輕。現在和阿潘常出去了，走在街上多半是碧華說話。阿潘習慣性手插口袋，用一種他特有的節奏東張西望，看到新奇的事物，也不

管碧華，一個勁湊上去看。碧華跟著看了半天，看不出所以然，他搔著頭說：「這個虛無得有趣。」過兩天，碧華提起，發現他已忘得一乾二淨。

阿潘大碧華一屆，卻沒給碧華學長的感覺。在學校阿潘好像是成天翹課。中午吃飯，碧華看他在餐廳和同學熱絡地打牌，滿桌拂不去的煙霧。到了傍晚下課，桌上堆著填滿數據的計分紙，仍然是同樣的景象。看著他們，總覺得日子好像真的太長了。碧華可以想像那麼空盪的感覺，成天不著邊際地盪著，可是虛實間總有那麼多引人的曲折。

認識不到一個月，走在國父紀念館，好端端地，阿潘忽然伸出手來摟碧華，他說：「我好喜歡妳。」碧華一時無法適應他的直接了當，問他：「什麼？」他停下來，正正經經地告訴碧華：「我喜歡妳。」碧華沒有回答，走了幾步路，頭腦清醒過來，把他的手拿下來，她說：「我不習慣這麼快。」繼續走著，阿潘又把手穩穩地放在碧華的腰上，碧華的心砰砰地跳，側過身，他厚實的嘴唇已經湊上來了。

阿潘第一次吻她，那樣的感覺實在相當怪異，甚至接續了好久。後來阿潘常吻她了，她才正經地考慮起一些問題。我是不是喜歡他？碧華每次問自己，可是像她這麼年輕的女孩，生命充滿了所有的可能，用這麼嚴格的標準去定義自己喜不喜歡他，不用說是沒有答案的。

耶誕節晚上，他們從舞會走出來，去買了串燈飾，說要佈置阿潘住的地方。他雞尾酒喝多了，摟著碧華興奮地說：「香一個。」碧華

推開他說：「不要這樣，公然在路上吻我。」阿潘笑說：「聖誕夜連警察都跳舞去了，還怕妨礙風化？」

他和幾個同學在學校附近合租一層公寓。走進公寓，一陣陰暗的感覺，阿潘的室友都還沒有回來。一會兒，碧華把聖誕燈飾纏好了。阿潘放上唱片，洛德史都華的調子：「I am sailing, to be near you……」碧華興奮說：「剛剛舞會最後那首 blues。」

房間裏並沒有什麼傢俱，除了鋪在地上的床鋪和音響，簡直像才搬過家的空盪。勞勃狄尼洛大大的海報占了很大的牆壁空間。海報黑色部分張貼許多女孩照片，旁邊附著格言式的紙籤，寫著：「女人是禍水。」碧華差點笑出來。仔細看其中還有一張照片竟是自己。另外有一張照片，用相框框起來，立在音箱上，碧華拿著問：「這是你爸媽？」阿潘說：「他們分開幾年了，我老爸來看我的時候，明目張膽帶著奇怪的女人來。」碧華不再再問，她指著海報說：「你怎麼會有那麼多女孩照片？」阿潘笑著看她，然後說：「妳怎麼會有那麼多問題？」說完過來牽碧華的手，隨著音樂的旋律動起來，阿潘說：「閉上眼睛，我送你一份禮物。」那時候是一段過門音樂，氣氛浪漫迷人。碧華感到他濕濕暖暖的嘴唇，內心一陣激動。

四

房間外面阿潘的室友剛回來，狂歡後的感覺還在，大呼小叫在外面嚷著。阿潘穿好衣服

坐在床緣，罵道：「吵死了。」他點燃香煙吸著，一時屋裏煙霧瀰漫。碧華躲在被窩裏，翻過身來覺得下體微微疼痛。她看著阿潘稚嫩的側影，覺得後悔起來，她問：「你以後會對我好？」阿潘吐了一口煙霧，說道：「不要看得這麼嚴重，現代人誰不這樣？」碧華問他：「你愛我？」阿潘笑著撫她的臉，說道：「不要問這些虛無得要死的问题好不好。」

門外阿潘的室友喊著：「阿潘，小杰在樓下要找妳。另一個聲音譏諷地說：「女人找上門來了。」碧華狐疑地問：「小杰是誰？」阿潘一句話不說，想什麼似停了一下，起身要走。臨帶上門，回過頭告訴碧華：「等一下，我就回來。」

無論阿潘怎麼說，碧華都無法相信他的話。可是一方面她又寧可希望那是真的。阿潘說：「我和小杰是有過一段，現在發現彼此都不合適。」碧華把頭轉過去，阿潘過來拉她，撒嬌似地說：「我是真心真意地對待妳啊。」碧華聽得歡喜，可是不久她又心寒起來。阿潘的個性她有些瞭解，聽他講真心真意倒像看見東西說這個虛無得有趣那麼無心，過幾天就要忘得一乾二淨。

這天從餐廳吃完飯出來，被阿潘幾個朋友擋住。其中為首的元衫對阿潘說：「阿潘，我們的賬該算一算了。」阿潘笑說：「不是拜託過你了嗎？我和碧華還有事，改天再說。」元衫說：「我們自己手頭也不方便，你這麼沒誠意，也顧不了你的面子了。」碧華看得蹊蹺，忙問：「怎麼回事？」元衫不懷好意地說：「

這要問阿潘了。」

碧華問清楚情形，暫時替阿潘墊了二十元，這才解決。元衫接過錢，丟下一句話：「阿潘這種朋友，妳不交也就算了。」走了。後來碧華弄明白了，阿潘打牌都是算錢的。他欠下的債多得可怕，光是算得清楚就有一萬多元，還有一些阿潘自己搞不清楚或是瞞著碧華就不用說了。

在碧華想法裏，阿潘雖壞，即然和他到這個地步，總是還有改變他的餘地可努力。她咬著牙根，一句話不說，除了自己的生活費，到處借錢替他支張羅。她把錢拿給阿潘，說道：「你拿錢去還，以後不要和那些人來往。」過了學期，天氣仍然一個勁地冷，沒有一點轉好的氣象。碧華發現阿潘在打牌，初時她還好聲好氣地說：「阿潘，有人找你。」把他支開了。到了後來，碧華氣得無法忍受，索性就去掀他們的桌巾，把滿桌紙牌花花地揚起來，看得阿潘的牌友都楞住了。阿潘一時拉不下臉，不悅地對碧華嚷：「妳憑什麼管我？」兩個人對峙起來，其他人都來相勸。碧華負氣走出餐廳，打算從此不理阿潘了。

隔兩天，阿潘醉醺醺找到碧華。碧華看他搖晃得厲害，趕忙攙他回住處。阿潘邊走歇斯底里地說：「這幾天我好痛苦。」他把碧華的手按在自己的胸口，「這裏，好痛苦。」回到住處，阿潘攙住碧華滿口酒腥吻她，說道：「我真的好喜歡妳。」碧華扶他上床，押著問：「不打牌了？」他點頭。碧華又問：「不和小杰來往？」他點頭，雙手在碧華身上撫摸說道：

「讓我們重新開始好不好？」

碧華走出房間，現在阿潘睡着，她的眼淚也流了滿面。讓我們重新開始。這句她聽得熟悉的話。

陽光亮麗地照著宿舍大廳，工人正忙著打掃地板，踩進宿舍滿地清潔泡沫映著陽光，發出詭異的色彩。考完期末考的學生忙著整理行李、搬進搬出，準備回家。

碧華剛考完最後一科，心想趕快回寢室收拾衣物。不料走到會客室前面，被人叫住了。

她回頭去看，並不認得喊她的人。那人戴著墨鏡，頭髮燙得出奇蓬，一身寬鬆羊毛衫，黑色燈心絨褲裙，看上去總覺得那裏不搭調。她拿下墨鏡，笑著告訴碧華：「我叫沈靜杰。」碧華看她毛線衫上大大印著英文字母J，這才想起來——小杰。

碧華見到她，先是直覺地不喜歡，待得坐下，聽她一番客套話：「這麼冒昧來找妳實在不好意思。我最羨慕當學生了，日子過得單純。正因為單純，我才能告訴妳，免得落得和我一樣下場。」聽得碧華更加厭惡。

她邊說點起香煙，抽了一口煙，慢斯條理地說：「我知道妳和阿潘在一起，他不是什麼好東西妳一定明白。我其實不希望他，可是只怪自己貪玩，現在麻煩大了，醫院驗孕的結果都出來了。」碧華聽得大吃一驚，心想弄不清楚來意，仍故作鎮定地說：「會有這種事？」小杰說：「我雖然沒唸大學，起碼也是正經的女孩。他得出來把事情弄清楚。」

小杰原原本本把他們認識過程一路說過來

，說到傷心處，整個人哭泣起來。碧華先還一陣猜疑，待聽到阿潘也和小杰去拍照、逛街、打牌，幾乎茫然了。好久，碧華才清楚過來，她安慰小杰：「阿潘好幾天沒見到了，不過我一定會幫妳要個公道。」說著去數皮包內剩的一千多元要給小杰，說道：「妳一定需要用錢。」小杰推拒她的錢，她擰熄煙蒂，忍著哽咽說：「趁妳還沒落到我這種下場，趕快離開他吧。爲了妳自己，也算是爲了我。」說完踩著高跟鞋咣咣咣走出去了。

碧華走回寢室，小惠神秘地對她說：「妳知道403寢室那個心理三的女孩的事？」碧華問：「什麼事？」小惠說：「早上從我們這幢頂樓跳了下去。聽說是爲了一個男孩。」碧華楞神走到窗口，對著窗外發了半天呆。小惠也走過來看，歎氣說：「唉，感情——」

五

車過八掌溪，落起雨來。碧華把頭探出窗外，讓雨點打在頭上。在鐵軌規律的節奏中，往事如潮般一波一波湧上來。細思重頭，著痕之處總是有那麼多的動人和心酸，甚至令人無法自己。

火車在縱貫線上奔馳。碧華攏上窗戶，擦乾臉上的水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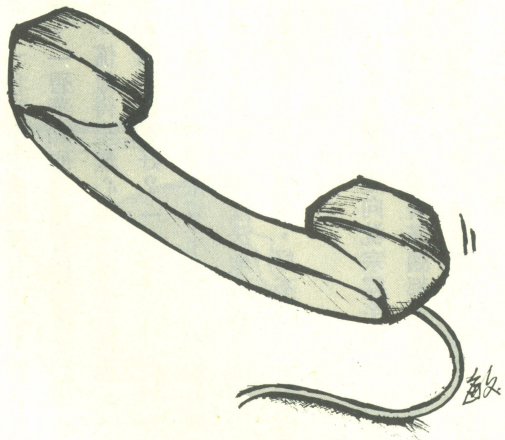
不一會，又自己潮濕了。

除夕夜裏，一家四口在客廳笑鬧，何爸爸正大談當年羅曼史。電視又是電影廣告、又是唱歌地，反而被冷落在一旁。何爸爸說：「那

時光復沒多久，沒結婚在鄉下走在一起算是轟動的。兩個人各走馬路一邊，隔得老遠。問她什麼都搖頭，最後說要吃冰才點頭，也不曉得是不是口渴？」何媽媽笑說：「我看他緊張得說不出話，才答應要去吃冰，要不然不曉得一直要走到什麼時候？」說得大家笑成一片。笑聲停下來，何媽媽問碧華：「在台北有沒有男朋友？」碧華先是一楞，敷衍地說：「還沒有。」何媽媽淡淡說：「要有帶回家看看也沒關係。」

碧華看著電視，愈看愈沒興趣，或是說有些感傷。她起身往樓上房間走，樓梯走了一半聽她弟弟喊：「姊，妳的長途電話。」

碧華在樓上分機接過電話，聽到沈宗霖的聲音，不知道爲什麼，聽到沈宗霖的聲音，那些刻意忘掉的事通通湧上來，一時內心思緒翻



騰。沈宗霖笑著說：「碧華新年快樂，最近忙著考GRE，好久沒見面了。」沈宗霖聽她沒有回答，又問：「近來還好吧？」碧華眼淚爬了滿臉，初時她還極力壓抑，可是後來這幾天的情緒像是完全崩潰，哽咽地不成聲調。沈宗霖聽得慌張，問她：「怎麼了？」碧華忍著哽咽說：「我……好……難過。」到了最後只是一個勁地哭著，一句話也說不上來。碧華掛掉電話，馬上又響起鈴聲，樓下她弟弟喊：「姊，妳的電話。」碧華哭得傷心，不管這許多。哭著，一個人躺在床上睡著了。

隔天清晨碧華被鞭炮聲吵醒，隔壁放著新年的音樂，翻騰喜樂得不得了。她打開窗戶，遠遠望見嘉南平原上的中央山脈，天空抹著輕淡的紅妝。正待回頭披上一件外套，忽然想起坐在對街台階上的人。她衝向窗口，看得仔細，碧華喊了起來：「學長——」衝下樓去，高興地說：「你怎麼來了？」沈宗霖直搖頭，打著精神問：「怎麼了？我好著急。」

一整個寒假，沒接過阿潘的電話，沈宗霖倒是天天打電話來噓寒問暖。碧華的弟弟裝模作樣學說：「哎喲，學長，學長——，還說沒有男朋友。」氣得碧華追著要打。過完寒假，杜鵑先探頭探腦地伸出花苞，沒幾天，大片的萬紫千紅便風起雲湧地交織上來，喧嘩個不停，好像舊曆年「親狂」的鑼鼓沒來得及退去，化成了數不清的色彩落在視野底。沈宗霖拿著GRE成績單，雀躍跑來告訴碧華考得不錯。他們拿著一張美國地圖，指著哈佛、普林斯頓、史坦佛大學，沈宗霖不滿足說：「要是成績

再高一、二十分就好了。」

碧華知道沈宗霖近視得重，不用服兵役，她問：「學長，你畢業出國，以後誰這麼照顧我？」沈宗霖沒有回答。走了幾步，他說：「我母親希望我出去，我也拿不定主意。」陽光迤邐照著，照在初發嫩芽的枯枝上，映得滿地斑駁。他們沈默地走著，沈宗霖伸手過來牽她的手。

碧華和小惠在百貨公司選衣料，碧華說：「這料子會不會太花俏，聽說是滿保守的人。」半天，好不容易選定一塊暗紋的料子，又請店員來看，仍然沒有把握。

她告訴沈宗霖：「想去拜訪伯母呢，不曉得什麼時候方便？」沈宗霖聽了倒是笑起來。待得約定時間，碧華又緊張好幾天。小惠跟著窮緊張，幫碧華借來水藍高跟鞋好襯托藍色洋裝。碧華對著鏡子照來照去，又不喜歡藍色洋裝了。折騰到晚上，總算一切打點就緒，小惠說：「早點睡，明天早上看起來精神會比較好。」

隔天一早反而沈宗霖先來宿舍，迎面告訴碧華：「今天最好不要去了。」碧華睜大眼睛看他。過了好久，他淡淡地說：「爲了出國的事，吵了一個晚上，今天氣氛不太好。」碧華想想，回寢室拿了禮物過來交給沈宗霖，說道：「麻煩你交給伯母，我改天再去拜訪。」

過幾天，沈宗霖把禮物退回來了。這幾天和沈宗霖約在餐廳吃飯。碧華提早下課，不料在餐廳前面遇見阿潘。碧華直覺地回頭要走，阿潘過來執她的手說：「妳聽我說

完，我不會勉強妳。」碧華掙扎著要走，阿潘說：「我和小杰真的沒有什麼，妳不要聽她亂說。」碧華和他畢竟有些舊情，碧華讓他拉著手，慌亂得全無心思。阿潘對她說：「讓我們重新開始好不好？」

遠遠看見沈宗霖走過來，不知怎地心酸的眼淚流了滿面，她堅決地告訴阿潘：「這一次你真的讓我自己選擇，好不好？」說著脫開他的手。

她擦乾淚，走向沈宗霖笑說：「我們去別的地方吃飯。」說著滿腦都是混亂的思緒。走遠了仍看到阿潘失神落魄站在那裏，淚水又盈了出來。不敢去擦拭，怕沈宗霖看見。

到了畢業典禮，滿校園都是穿著學士服的學生到處穿梭。碧華陪沈宗霖攙著沈媽媽在四處照像。他的母親抿著嘴，不曉得爲什麼，總讓碧華覺得隔閡得緊。拍了幾張照片，沈宗霖說要去買飲料，留下她們二人立在那裏。碧華正覺得窘迫，沈媽媽開口說：「阿霖這一出國，不說結婚，光要拿學位不知要幾年？我看妳也是很好的女孩，應該替自己多打算。像我們什麼名分都沒有，讓妳這樣攙來攙去，我倒覺得爲難。」碧華聽得心中一片混亂，抬頭望見沈宗霖捧著飲料笑嘻嘻走來，他媽媽還在耳邊說：「況且他還要專心唸書。」

這些日子，沈宗霖和母親吵得厲害。吵得心情不好來找碧華。碧華陪他在河堤散步，她說：「學長，你真的出國讀書，也沒有關係。」河堤風大，吹得碧華散髮飛揚。沈宗霖脫下外套讓碧華披著，又幫她理好頭髮。緊緊摟著

華走著，他說：「妳記得那次生病，我幫妳梳頭髮嗎？」碧華點頭。沈宗霖笑著說：「那時候就是作夢都會夢見和妳一起牽手走在河堤上。」碧華笑著，把頭依在他的肩膀上，厚厚暖暖的。沈宗霖說：「現在真正和妳走在一起，倒不甘心起來。我這一生老是在別人的夢想裏，現在發現自己一無所有，真是悲哀。」他說完定定看著碧華，雙手接著她的肩膀，試探性地輕吻碧華的頰。碧華附過身軀，用力地吮吻沈宗霖的唇，整個人在寒風中激動地顫抖。不知過了多久，沈宗霖感覺到冰涼的東西畫過臉上，睜開眼睛發現碧華滿臉是淚痕。

碧華拭乾淚，讓沈宗霖擁著走了一段，她鎮定地說：「我想過很久，還是決定告訴你。如果你不肯原諒我，我一輩子都會後悔。」沈宗霖看著碧華，沒有回答。碧華繼續說：「以前和阿潘在一起，他曾經吻我。」沈宗霖笑著說：「妳知道我不會介意這些的。」碧華不理會他，接著又說：「我們有過更親密的關係。」沈宗霖倒是不接腔了。

現在美國學校、護照、機票都打點妥當了。同學開了二桌酒席給沈宗霖餞行。看著生龍活虎、四處敬酒的沈宗霖，碧華覺得不像自己熟悉的學長了。待輪流向每個同學敬酒，行至碧華，沈宗霖客氣地笑著說：「敬我最親愛的學妹。」笑語帶著俏皮，碧華聽來却冷漠得可怕。不由分說一大杯啤酒生硬地喝下去，連心裏都覺得那樣苦澀的滋味。沈宗霖讓同學灌得醉醺醺，有人說：「饒了他吧，明天一早還要搭飛機。」這才作罷。

臨散酒席，滿桌是鵬程萬里、大展鴻圖的話。沈宗霖笑嘻嘻告訴她：「到那邊我會寫信告訴妳地址。」碧華一句話不說，叫了計程車回學校。回到寢室，整個人都是想哭的感覺，却哭不出來。酒精讓她全身作嘔，頭腦昏漲。

六

碧華注意到窗外的天空，偶而有飛機經過。不管如何，她發了狠心要讓自己快樂生活。她把留了好久的長髮剪掉，削得薄薄靠在臉頰邊。上課她坐在前排中間，專心抄著筆記，頭一抬起來眼睛睜得又大又亮，每個老師上過課，不到一、二個月就記得她的名字。

小惠常說：「沈宗霖的事我看沒什麼下文

，妳自己另找對象，彼此沒什麼虧欠。」碧華笑著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沈宗霖的事反而沒有那麼重要了。小惠每天埋頭準備研究所考試，有一次碧華問她：「妳都不交男朋友的？」小惠說：「我看多、聽多了。像我們這種科系，還是考研究所實在，我倒建議妳試看看。」碧華聽了笑起來，青春時光，她已經浪費好多了。她參加學校美術社團，學弟對她說：「學姊都大四了，還這麼有興緻？」碧華笑著說：「就是大四才要把握，不然來不及了。」下了課她趕到畫室去，拿起筆眯著眼睛在素描模型上比比去，很多時光就這麼過去了。

過了一年，差不多就是社團畫展籌備得高潮時，沈宗霖告訴碧華在美國訂婚了。碧華的工作倒也沒停下來，她成天興緻地快著裱裝、



佈置、印刷、連絡。那時候小惠研究所也錄取了。走過公佈欄，成排紅色賀紙激昂地在空中翻飛，有一張下面端端正正款著何碧華敬賀。碧華還清楚記得親手貼上去時那種興奮。

現在她坐在展覽教室裏，畫展已經就緒了。聽見窗外舉行拔河比賽的學生熱熾地嘶喊著。啦啦隊借來了鑼鼓，更是喧霄震天，她伸手撫摸架在角落幾幅自己的畫。

有時候她不免自怨自艾地想，大學四年剩著這些了。

工作並沒有想像中難找，只是薪水低了些，好在並不介意。她在電腦公司負責業務部的文書資料，成天守著終端機，把資料分門別類。作的事並不是學校本行，還好真正打聽起來本行的人實在不多，這才覺得放心。

天天上下班，完全失去學生時代氣候的心情。沙丁魚似擠著公車，完全沒有春夏秋冬，天氣只分成下雨和不下雨。至於日子，就更單調了，永遠是週一到週日無窮無盡地循環。週六還好，下午約了同學去看電影、逛西門町。到了週日，清晨一睜開眼睛，就覺得快要過去了。碧華莫名地憂鬱起來。

生活倒也沒什麼兩樣，少了談心的人倒是實在。現在她不從家裏拿錢了。何媽媽一直希望她回南部做事，不曉得為什麼，對於台北這個城市，她有一種既討厭卻又無法割捨的心情。月初領了薪水，她把一半寄回家裏。何媽媽倒也按月收領，寫信來說幫她存著留做嫁妝。

那年沈宗霖回國，兩個人客客氣氣地見著面，談起往事，不勝唏噓。沈宗霖笑著說：「

就是這樣，去兩年什麼都沒有。」碧華問他：「還回去嗎？」他說：「說不定，真的回去也未必有把握，我不知道指導教授為什麼那麼敵視我，送錢送禮物他也不收，不曉得該怎麼辦？」說著喝了一口咖啡，想起什麼寫一張紙條傳給前面駐唱的吉他手。

歌手調正弦，唱起 *Leaving on a jet plane* 的歌。沈宗霖聽了一會，歎氣說：「當初在國內唸研究所就算了。」說完看著碧華，問她：「有走得近的男朋友嗎？」碧華搖頭。他從口袋拿出香煙，自顧點燃抽起來。好像聽著音樂，又像欣賞自己吐出來的煙霧。碧華問：「以前怎麼沒見過你抽煙？」他苦笑說：「在美國學會的。」

又和沈宗霖出去了幾次，說不上來理由。總覺得看著一個人精華的部份慢慢讓時間磨得褪色是叫人心痛的事。沈宗霖告訴碧華：「我現在想清楚了，何必為那些遙不可及的事物回美國去和別人爭得要死。」過去的事兩個人是絕口不提的，碧華沒告訴沈宗霖她正喜歡他那樣不認命的過去。走在路上，像兩個沒有過去的人，輕飄飄的，却又那麼不實在。那次走過基隆路，正是黃昏，穿越人行道沈宗霖伸手去握碧華。過往的車輛揚起馬路上十丈紅塵，那樣的動作像是自然流露的關懷，又好像不是。碧華問他：「什麼時候和美國的未婚妻結婚？」沈宗霖說：「訂婚的事我母親並不知道。」走著，又說：「那時候大家課業壓力大，彼此接近得快，根本沒有考慮清楚。」碧華讓他牽著手，想起許多事。一會兒，她把手默默地滑

開了。背著夕陽走在黃磚道，兩個人都沒有說話。

公司的經理學的是管理，一天到晚管理經不離口。他常說：「雇專科畢業的倒還划算，她們勤快、肯學、打字也快，何況一般說來較會打扮。」聽得實在讓人生氣，也不是全無道理。碧華吃虧在打字，連帶電腦操作一起影響。她畢竟有些個性，自己買了書，晚上下班索性留在公司，發奮練習打字和電腦程式。雖說一個人，辦公室另一端程式設計部門的人天天加班，倒也不覺得害怕。

碧華常覺得自己沒有電腦邏輯的天份。這天對著終端機作教本上的習題，正是頭昏腦漲，不料後面站著一個人笑著說：「哇，每個人像妳不領薪水加班，我們公司有希望了。」碧華聽了更是火冒三丈。他却不慌忙，過來有條不紊地幫碧華打未完成的習題。看著他快速的打字轉入，電腦程式指示，變化萬千的螢幕，火氣慢慢消退下來。聽完他詳細的說明，碧華才想起來笑著問：「怎麼會來業務部？」他說：「我叫鄭志遠。我們設計部門那幾個男生要去吃宵夜，覺得加入女生比較有趣，推派我當代表。」碧華心想白白領受指教，肚子也餓，欣然同意。

吃過幾回宵夜，幾個男孩子有板有眼調侃起碧華來了，他們說：「何小姐真是艷福，五六個未婚男士陪著吃宵夜。」碧華來不及喊冤其中一人搶著說：「是呀，現在未婚男女比例懸殊，何小姐一下有五個男士陪著。」碧華笑著說：「真有五六個，我也麻煩了。」鄭志遠裝